

中國名人傳記叢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碑
傳
集

碑

傳

集

錢儀吉編

原第三十六冊至第四十冊
守令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碑傳集

第三十六冊
康熙朝守令

卷九十七
之九十九

碑傳集卷九十七目錄

康熙朝守令下之上

文林郎知莆田縣事曹君泰曾墓誌銘

張雲章

又先考鄉進士知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事茹菴曹公行狀

曹一士

附錄

文林郎知定陶縣事趙先生俞行狀

張雲章

又趙俞傳

王昶

奉直大夫陝西興安州知州賈君國楹傳

趙執信

夏先生熙澤家傳

陳道

尹氏三傳

潘挹奎

尹誥

尹思任

尹綰

高氏三傳

潘挹奎

高岐鳳

高上達

高崇徽

高崇徽

高崇徽

碑傳集卷九十七

嘉興錢儀吉纂錄

康熙朝守令下之上

文林郎知莆田縣事曹君泰曾墓誌銘

張雲章

上海之族曹爲盛子與之游者知莆田縣事茹菴及其子一士今年一
士衰經踵門哭泣再拜而言曰某不天先府君背棄行及期矣今卜地
得吉將以某月某日襄事於幽堂大懼先府君之行治沈湮不敢以哀
迷不次無所陳述謹具狀以請唯先生哀而錫之銘余謝不敏請益力
且先是君之兄子培廉述君之子欲得余爲之銘專且切其敢辭乃序
而銘之按曹氏之先以醫世其業太醫院吏目諱國裕者君之曾祖也
贈文林郎諱六龍者君之祖縣學生諱垂雲君之父也曹氏業儒自文
林君始以名諸生給廩膳子垂燦始登順治丁亥科進士而今習爲儒
學文章者彬彬焉仕於世者有政績可紀君諱泰曾字彙初茹菴其別
號也幼讀書多解悟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又十一年中康熙戊午科
舉人累上公車不第君性伉直與世落落寡所合垂三十年以選得興
化之莆田縣初至吏以例餽金不納疑少之倍其數君笑曰汝曹相率

爲蠹藪乃以是啖縣官耶。麾出之羣吏震懾。莆之俗最號難治。自宋時已然。胥吏舞文捐法欺罔賦役不均。民好鬪訟。君以清賦簡訟爲爲政之本。馭吏一以嚴察條六事請之上官。盡邑之利弊銳意興除之。莆言轆轉吏傳語緣爲姦遇大獄令民能書者自書其詞。君亦手寫以詰之。往往親錄其供以付吏。又訟多渝平植牌庭中大書戒之。令願息者兩造翼以前一二語立縱。後遂無渝平者。大姓陳生因燈會擊曾氏子致斃。欲誘之他人。君廉得其實。按之陳重賂以入。君怒按益急。他日知府從容語曰。陳廩生可惜。君正色曰。生小有才。殺人之獨子而賞其罪。某亦有子不敢私徇。學使持之君請之巡撫。褫其名。遂論如法。一把總索逋于人。相詬其父以年老死焉。子訴之官。欲抵其罪而號泣不聽。檢久不決。上官以武弁橫疑實死其手。君曰。弁以財斂散非法。顧不檢而定其案可乎。卒檢之。其骨瑩然白。乃免縣。當孔道計里出夫乏則以錢代號。夫毋錢君初赴省謁。上官吏以夫毋錢進。君立自出錢雇夫歸。而其錢還之。民例有循簿以句考其夫之數。前攝令者甫六月置兩循簿。君多格省。在任十七月纔半之養濟院糧發時遞侵之入孤惇之腹者無幾。君期民來自取按簿給散。歡聲滿衢巷。縣有有徵無解之租令舊

得私之君白以贍義學又有溢額銀多徵而少報官吏相匿爲囊橐君核得其實封而貯之庫者千金代攝者竊以去君白之後令而追之君向所條六事其最病民者如鹽田民田輸糧有輕重其轉輾相售業失而鹽田所重之額仍在彼戶其初或限年代之輸後告詰不止君立法禁止一經買賣不許移額又有勻攤之糧其田或久淪沙水或久廢爲石田人戶亦故絕而糧不得除仍分灑之圖甲者則將現在報墾之田以次抵豁至向來蠹猾之吏官爲吏用而吏不畏官者革去之日不許投充憲役此皆得請而行之者也其他如丁虧而加之米以足額匠亡而責之民以爲累界外之田地山丁

國初所豁者吏以界內額當之吞其賦而減其籍君一一爬梳剔抉將除莆民久遠之害而君旋有鄭元振命案落職矣元振者以犁擊人八日而死獄三四勘君亦與焉前後檢異遂以失察被劾君之治莆也今江南巡撫張公方撫福建值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公監試檄君赴省闈命以籤掣內外簾君得籤當入內校文有汀州府同知者或以爲在外非制公亦疑焉無可代更者君直前曰某請讓之公家事內外等耳何所擇公甚賢之時初莅莆後知其廉以自守而吏不行其詐公加喜顧

公之于死刑也尤慎矜疑而親鞫者再卒從其輕而公以爲失察之例
不過降級又事在

恩赦前承審官當免其處分不謂其竟落職也君亦不肯走一使詣部
求之歸江南遇督撫交劾部議方上或以告君君默然既而語所親曰
彼將以吾爲小丈夫也如某公者可謂之賢于巡撫耶君初之官戒家
中第如吾未嘗爲官者既歸產益落室中唯置建州蘭及古鼎彝焚香
靜對而已越二年而卒年六十有三君爲人介特在京師不肯一詣貴
人門既選莆里人有某者數爲君言馬相公待我厚請介于君遂辭之
君子一士故受知於韓城張公以所業文上之君反由他友以致曰公
賢者吾所以不往恐人謂我緣兒子以納交於公也獨於前蘇州知府
長沙陳公相友善時往造焉君既罷歸陳公甚惜之君於人少所許可
與余不三四遇後向人輒稱之不知其何所得當于君也其他面折人
過至跼蹐無所容不顧也曰面可而背否吾庸能耶意有不可終始不
變雖挫折不悔是以不得志于世爲一官不究其施君病揮藥弗進曰
人如樹然根枯斯拔君不甚吟詩然得句輒超妙不肯置稿其子收拾
之僅數十首而已病亟戒其家勿以浮屠事混我卒之日康熙五十二

年五月庚寅也妣周孺人生君十一歲而亡繼妣金孺人妻趙孺人辛丑進士諱子瞻之女生子三人一士其季也以能文名述君之行甚備其上兩兄聶宏婁縣學生早卒培選縣學生與一士俱食餼亦能文君之未盡者其有待于二子乎銘曰

君面稜稜骨嶷嶷聲發丹田義振色筋起若箸項強直吏畏而驚股怵慄按姦發伏去蠹食民曰吾侯仁爲質我昔識君未相習君子狀君猶可憶琢石銘詩藏墓域報君知我稱亟亟

父先考鄉進士知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事茹菴曹公行狀曹一士

本貫松江府上海縣南昌鄉二十五保能字圩

曾祖國裕明故太醫院吏目崇祀鄉賢妣管氏

祖六龍故廩膳生封文林郎遂安縣知縣妣何氏贈太孺人何氏封

太孺人

父垂雲故增廣生妣朱氏周氏金氏

公諱泰曾字彙初姓曹氏別號茹菴上世以岐黃術濟人代有隱德見省府邑誌四傳至文林公始以儒學知名江南有五丈夫子長曰垂璫始登

國初丁亥進士中子爲增廣公中歲棄諸生籍脩長者之行鄉人稱之
詳郡孝廉焦君袁熹所撰墓誌順治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公生於文林
府君之里第十一歲遭周孺人喪出就外傳讀書多解悟年十七補邑
弟子員越十年以詩經中江南戊午科鄉試第三十五名出故司空江
右熊公一瀟之門四上公車迄戊辰下第歸歎曰我其已夫自顧落落
然非能爲捷足者也嗣後每計偕輒辭疾不赴奉增廣公以居者垂十
八年丙子

詔天下舉人願就內閣中書舍人者聽公以名聞是年丁增廣公憂明
年丁金孺人憂既畢葬服除不欲仕京師期一試外吏以自効會選法
壅

詔許舉人之就內閣中書舍人而願改知縣者聽遂乞改焉越八年丁
亥冬授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令戊子四月二十二日之官公年五十有
八矣初至鄉冊書以金百二十餽曰往例則然弗納疑少之倍其數進
公笑曰若曹相率爲姦藪乃以是昭縣官俾逞其毒麾出之羣吏震懾
八月檄赴省闈巡撫儀封張公燃燭試制藝籤掣復得公名呼以時
汀州府同知江芑不與或白其非制巡撫未決公直上言曰等辦

朝廷事耳內外簾何所擇某請讓江同知以入巡撫賢之莆俗好鬪訟胥吏舞文搢法賦役不均自宋時已號難治公馭吏嚴不假言笑尤以簡訟清賦爲政本條六事上之諸臺一曰蠹役之錮弊宜剔也莆役遇本官到任先能察其性情務名高者則曲意逢迎圖厚實者則巧爲聚斂一墮術中不惟役不畏官而官反爲役用業將一二姦惡痛懲外倘有革後易名投充憲役者並許申詳斥逐庶下吏得以展布矣一曰衙司之受詞宜飭也屬員畏法小心者固有而生事擾民者亦多且或豪強壓制甯免顛倒是非請特頒禁約一切民情不得紛紛擅受一曰民鹽之授受宜平也莆邑田糧民鹽各別民田賦輕鹽田課重今民買鹽田亦止照民辦納而鹽田所重仍令賣主貼賠卽遇編審苟民戶強於鹽丁者到底止完民須不肯收除過戶展轉相售以致此推彼卸告訐紛然嗣後民鹽價值各視糧額低昂交易旣成卽令現業全輸糧課所有限年貼賠之處請亟爲禁止一曰故絕之包賠宜豁也莆邑原額田地山九千五十九頃二十五畝二分八釐八毫自順治十八年遷移豁免後復陸續增陞現在科徵田地山八千八百六頃八十九畝九分尙未墾熟田地山二百五十二頃三十五畝三分八釐八毫內有水湮沙

塞無可墾耕者有原可墾耕無人領業者有現在開墾陸續報陞者有已經墾熟占隱未報者容職多方鼓勵設法清查而現在科徵案下亦有田久拋荒人經故絕糧額空存無從催比者非坐圖甲包賠卽著親族代納名曰勻攤株累可憫職查江蘇失報坍江賠糧田地里民沈聞等叩

閩案內准將查出復熟丈增田地抵豁則前項荒缺事同一例合將嗣後報墾數內抵豁包賠餘俟逐漸復額似可無庸題請一轉移閒旣於國課無虧而民免向隅之泣矣一曰優免宜立嫡名也縣額開載優免銀共一千二百七十九兩七錢八分五釐零緣紳衿監吏戶名朝改暮遷卒難區別請將優免田糧概立嫡名毋許更移以杜重複影射之弊又曰外有編審人丁一項前任或請就田編丁永除民困或請就丁編丁因仍舊貫均奉允批末經清理迨後造報總冊之日因丁額反缺仍行就米加丁以足其額其法尙無畫一皆由豪宗大戶避重就輕蠹冊姦胥差貧賣富所致但此項興除可以樂成難於慮始目下旣非輪屆編審之年職雖欲爲民請命其道無由合併聲明以俟裁奪莆中丁田分稅尤多不均公欲倣他省例均之田賦以甦民困故篇末特言之明

季有匠班銀

本朝額存人亡不足則取諸現匠衣染木篋錫石皆遍公力請於上臺曰此額卽有子孫族姓已屬是民非匠勒令馱賠匠爲民累久矣今若又責之匠勢必令匠頭按名查報由是經承差役彼此交通今日甲除明日乙補弊更有不可言者乞照閩侯兩縣近例就田勻徵畝不過二三毫無害於民有利於匠事行人以爲便游洋周公田租暨城廂官地歲取房課可百金有徵無解令皆得私之公白以贍義學著爲令莆言轆轤難辨質訟時吏傳言上下緣爲姦利公遇大獄令民能書者自寫供上復手寫詰之語苟辨隨自錄供不以付吏大姓陳先聲者豪於鄉元夕召族人爲香爐燈會約他氏燈越某橋者共擊之里中曾氏以燈渡其子字若斃焉先聲故忌才也公廉知之且得所爲約狀先聲計誘之老人以脫罪不聽則重賂以求免公愈怒他日知府從容謂公陳廩生可惜公正色曰殺人之獨子而賞其罪職亦有子遂論如法先聲蓋有能文名督學持之公請於巡撫然後得褫其服把總某索逋於人其父老矣相詬死焉上官以其武人且饒於財疑之若子號泣不聽檢獄不決公至白曰武弁役財非法然徒以人子故不檢而輒定其案可乎

二官悟卒檢之骨瑩然白乃免訟多淪平植牌庭中大書曰和息兩造翼以前一二語立縱去後無淪平者前既條上六事益博訪輿論諸弊盡出

國初豁界外田地山丁口吏詭以界內額應吞其賦減故籍迄康熙二十年展界清丈額缺遂創冊頭加九法分加以補原額眞界外者訴之吏又移之莆山飛灑各戶山峻不可丈聽吏口出入無忽有少忽多莫能誰何今界內外耕墾已多前任積有呈狀請按呈簿日期視戶雜房某吏所主置內署勘對無假冊書手上下庶得以溢補亡萬世之福也莆人鄭夢榕應募言至是公設局縣賓館內令先造總細相符冊然後入內對簿康熙四十八年五月初二日事甫行而遽以鄭元振案內落職矣當局之未設也訪知大有平海莆禧諸倉科則輕重不均率皆就倉起賦輕者賣入重額從而重重者賣入輕額從而輕增減惟冊書命公爲書聞之上臺復榜於衢謂田地卽有收除科則斷無更易今豪強巧避良懦受虧例始何年情堪切齒爾士民可明白敷陳以憑一併立法歸正皆不得竟其志而去鄭元振者合浦里人其族兄楚管葬妻而壓元振之居元振起擊之因鄉老立約而遷之八日而死子場控焉前

令翟懷甯驗之右頰傷以掌左肘若肋傷以木色青紅獄未具罷攝令程景弼鞠之得元振以犁正擊肋肘狀犁正者犁中直木農具也論絞上之攝府事通判田浥府上臬司宋公某臬上之巡撫巡撫張公治獄愼囚呼冤者多再鞠振遂稱楚管病死宋公曰不更檢無以服兩造心事下知府汪天柄親往視屍潰左肋下第七骨有血陰赤色斜長七分闊三分知府提骨詰元振曰傷在此謂何時距楚管死八月事下公鞠詰所以改供云武生李洲教我爲此卽得生遽呼李至皆不刑而服遂具以佯作語聞曰傷輕見膚傷重見骨故前後檢異謹如程令所擬上巡撫終疑之拘囚至省親決夾訊四日寫供吏言得鄭場銀貳兩件作亦言得場銀伍錢而場遂稱楚管由疫死翼日公白曰幸提棺到省別擇賢吏悉集老檢屍人惟所使且屈威重臨視之不許遂劾公失察衙役犯贓不能審出真情八月奉部議與知府同革職公初欲以李生名上府抑之事故不得白方公被劾時或曰是獄也前令驗之攝令聽之攝府又聽之臬司決之府又檢之奈何受其成而獨任其咎乎辨於巡撫必得白或又曰失察例止降級且事在三月

恩赦前往制罪人遇赦者承審官免其處分盍走一介詣部曹無坐而